

俞天白 中短篇 小说选

活

俞天白◎著

寡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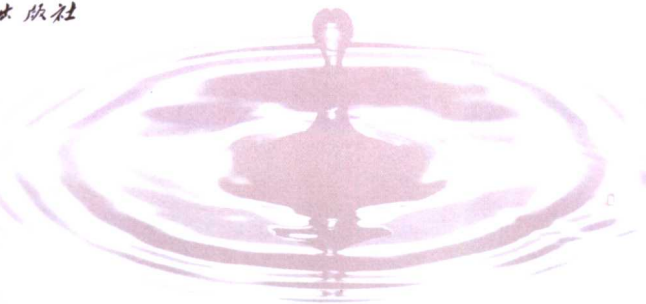
俞天白 中短篇 小说选

活

俞天白◎著

寡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活寡/俞天白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
(俞天白中短篇小说选)
ISBN 7-208-05240-9

I. 活… II. 俞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2837 号

责任编辑 张利雄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俞天白中短篇小说选·活寡

俞天白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354,000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00

ISBN 7-208-05240-9/I·173

定价 22.00 元



每个作家都有胎记，这胎记是打在作品上的。

我出生在浙江义乌。义乌多山，山民强悍，宁折不弯。戚继光在此招募训练义乌兵，使倭寇闻风丧胆；陈望道在此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，教旧世界落花流水。市场经济之风一起，山民们在小字上做出了大文章，带着小商品，走向大世界，成为了时代潮中的大赢家。读一读我的小说，就会理解，为什么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的我，还不到二十岁，就敢于报考上海的大学，而且一炮打响；同时，也会理解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向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上海，居然被“精明而不高明”之类的嘲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日，敢于逆势而为，用长篇小说大声疾呼《大上海沉没》而冲破了这个话题禁区的，为什么是我这个至今乡音不改的义乌籍作家了。

目 录

屏.....	1
挪位	58
古宅.....	100
女儿的心愿.....	184
洁白、洁白的玉兰花啊!	193
又逢春雨.....	206
儿子.....	216
活寡.....	273
后记.....	377

屏

“Keep one's distance”

果真如此吗？

这一次，我的心情坏透了。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人心是这样的不可测。一个经历多了的人最懂得容忍，但这回我同“容忍”简直无缘了。只觉得我生存的空间，又被人剥夺了一大圈！

真的，这绝非我的激愤之言，被人们视作我的莫逆之交的阿桑，她竟然也这样的卑下！在听到一些人要给康院长送礼的时候，我找她通过气，我为的是她，怕我的轻率决定，把她推向尴尬的境地。我对她就是这样的“死心塌地”，不仅在这种微妙的人情往来上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。我们一起发了一通牢骚（当然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间“礼尚往来”的事情引起的），然后一致决定：不送，一个子儿也不送。

可是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她竟瞒着我单独行动，送了，而且不轻，是两块线绉被面！

当我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，我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她做的。但事实却是那么无情地摆在我眼前！我给气昏了！

康院长是位瘦老头，来这里还不到一年，清癯的脸，精明的眼，迈着与上肢显然不成比例的长腿，一整天沉思着什么，给人的印象是：干瘪，但却是浓缩了的智慧和经验。了解领导总不比了解同事那么方便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我时时变化着对他的印象，有时发现他是个极有见解的学者，有时因他对世事的感慨，又觉得他像个偏激的小青年。就像

这回，他突然当众退回大家送的礼金、礼品一样不易捉摸。我总以为送礼的只有我所知道的那几个人，可是没有想到面这么广，不说百分之百，至少百分之八十吧。我记不清楚是听谁说起的，说他的儿子要结婚。阿桑同他儿子有点儿交往，不知怎的，我们就想到了礼品，仿佛有谁代表他在作什么暗示似的，也好像前任的龚院长作出了样子，不送便有点不敬。但我终于不送了。谁也没有细想，想趁儿子结婚发一笔财的，是他的爱人，并不是他康某。他的姿态也够高的，这时极像个政治家。第一检查他没有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，第二检查他自己没有规劝一些老同事注意影响。总之，他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随着他自我检查语言的展开，周围人们的表情是奇特的。一向不关心身边事物的老罗，半张开瘪嘴，犹如听到一声惊雷；对一切都看穿、天底下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的小冯，似乎又有了例证证明他的预见了，脸上挂起一缕大不以为然的微笑；碰到令人激动事情，便要落泪的阿居，眼圈开始红了；至于那几个一向受康院长赏识和器重的，却惶惶不安起来，那神情，活像突然想起离家时后门没有上锁，或者发觉一串关系重大的钥匙，交给了一个极不可靠的浪荡子。少数的几个，则像探听到别人的隐私似的，显得有些兴高采烈……总之，本来大家悄悄送的人情，骤然间全公开了。其实这不是什么会议，谁都没有召集过。大家见康院长拿礼物和礼金来退还（当然都是用报纸或信封装好的），便怀着种种不可捉摸的心情自动汇拢来了。激动的抑制不住的激动，难堪的逃又逃不开的难堪，而庆幸的却暗暗地庆幸……

情绪如此不统一的场合，我很少见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送礼的那些同志，要继续为自己那份礼品或礼金保密，显然是困难的了。我不知道康院长何以要这样做。大家也茫然。开始时，我心里坦然得很，因为我没有送礼，阿桑也没有送，我们既无逢迎拍马之意，又无伤害他人之心。我们是局外人。

然而，阿桑送了！她背着我单独行动了！我上当了！我被她背弃了！在这一瞬间，我情绪的复杂，是我生平少见的。是突然发现意外的震惊，也是一旦看到自己被愚弄的气恼；既有看到背信弃义者遭到恶报的快感，又有碰到如此世道人心的可怖；可是，最多的，却是失去了一个知心朋友的伤感和沉痛！……

事情败露得会这么快，阿桑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。你看，她在我身边是那么不安，扑扑扑地打着纸扇，还禁不住地当众冒汗，想趁机溜开而又不可得，已完全失去平素那种自如和持重的神情了。

同别人比，她的礼不算重（如今要打发亲友的婚礼，二十元是拿不出手了），但拿来显示我对康院长的不恭与疏远，拿来证明她对我友情的不忠诚，却都足够了！

我身上开始发冷，很快从骨髓里往外颤抖！

一切都证实了，但我的疑惧从此也就更加没有底了！

差不多半年以前。有位在小学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，我总结的那份小学美育教学刍议中的几段精华，被人剽窃去，在区里作为自己的教学经验介绍。我笑了笑，否认了“剽窃”这个词。阿桑是我们音体美教研组的副组长，引用组员搜集的材料，未尝不可以。三个月以前吧，我们派人到黄山地区学习培训小学教师的经验。黄山，天然的风景区，我早向往着的，音体美组该有一个教师去的。据说有同志曾建议我去，结果成行的却是她。难道是她做了手脚？不多久，有人悄悄向我透露了一个已经过去的秘密。去年提级提薪，我原该占一个名额的。后来变了卦，就是因为有人把我比下了：业务上不如人。结果这一级加到了她身上。“这人还是你们的副组长。”语焉不详，躲躲闪闪，不是指她，又会是谁呢？但我不信她果真会这样……

但今天再也明白不过了。并不是我不通人情世故，而是她为了自己而忘了友情。她的内心有一个秘密王国向我封锁着；这封锁，显然是以损害别人为目的的！此刻，我怀疑她可能把我对康院长、对别的一些领导的非议，统统都作为“礼物”捅给他们了！

我害怕！……

我已不是旁观者。冷，一阵又一阵向我袭来。我顾不上去评价她了。我无异被扔到了无边的沙漠上。传进我耳鼓的每一声说笑，扑进我眼帘的每一个动作，严肃的，轻佻的，无非都是掩饰自己内心阴私的表现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竞争对手。只有我……

我不想再听，不想再看。我想走，到一个谁也看不见，什么话也听不到的地方去，冷冷静静地想一想，她还有什么地方坑了我！我应该怎

样及早地保护我心灵中这块净土。如果我还处在这样一个混杂不堪的场合里，要我自持，难！

但我还是看见了一张又一张不同表情的脸面！这是一张古铜脸，戴眼镜，眉眼极富于表现力，黑发永远梳得光滑如绸。他是汪敬棠，数学教师。他朝我笑了笑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这一笑，含义实在太复杂了！他是师大数学系毕业的。第一次给初中数学教师上课，讲三角函数。他准备了一个星期，把有关函数的研究课题，都讲到了。在下面听课的，有几位是本院数学教研组的老师。一下课，他虚心地向同事求教。比他早几年参加工作的李老师说：“不错不错，你将培养出许多数学家。”神态是笑嘻嘻的，语调是客客气气的，使他心里漾起甜甜的欣喜。“五年以后，”他告诉我，“我的面孔才红出来。原来李老师是在委婉地批评我脱离实际。培训初中教师，用不着讲那么多！”几年来，我就一直在同这样的“李老师”打交道！汪敬棠这一笑，分明包含这样的意思：你不怪自己不懂人情，却指责人家的不忠诚，人家或许早已经给你暗示了，你却至今没有把面孔红出来！……

啊，我实在太幼稚了！……

我又看见了章玉梅。她朝我微微一笑。这一笑也太复杂了，好像在说：“天真的姑娘，这回你算学乖了吧？！”是的是的，或许我正在经受着你曾经经过的苦恼。你是位热情善良、心地洁白如纸的少妇。你没有孩子，也少有家务。你热心地帮一些家务繁重的同志结绒衣，缝衣裤。如果需要，哪怕通宵不眠也会赶出来，而且亲自送上门去。然而竟有人怀疑你的动机。那次你把老周的绒衣结好送上门，你刚离开，老周的爱人居然去隔壁王家借了杆秤来，称了称这件绒衣的分量！当你得知她这个举动，你立刻去讨回绒衣，当面拆掉以回答这种侮辱。你是当天就发现了那杆可憎的秤，我，却至今没有看清别人暗地里到底拿什么秤来称度我！

是的是的，完全是这样的。我难过得赶快避开她的目光，加快步子挤过人流往门外走。谁的兴致这么高，竟动手拍我的肩膀？是黄老师，黄从武，体育教师。他给痤疮弄得凹凸不平的脸颊上，挂着一缕得意的笑影，把平日里总是气不过人家精灵诡诈的神气，暴露无遗了。他是我

们教研组的副组长。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给我看这种表情呢？是不是今天这个场面，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处世哲学？据说他夫妻为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而烦恼的时候，忽然碰到了一位好朋友，说他家的亭子间空着，可以暂时住一下。他夫妻欣然住进去了。那好朋友却坚决拒绝接受房租，甚至不要他贴一分水电费。显然，一收房租，将来就不容易请走他了。“既表示对你的关心和信任，同时又用极热情的态度，掩盖着对你的不放心。人和人的交往中，常常会碰到这种微妙的情形。所以，中国古话说‘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’；所以，如今在欧美社交活动中，看起来互相彬彬有礼，给人无意踩了一脚，还会说一声对不起，暗地里却不断地相互告诫 Keep one's distance。翻译成中文，就是‘保持距离’或‘保持疏远’的意思。告示牌似的，到处都会碰到。”他就是公开这么说的！古今中外，旁征博引。玩世不恭，却又无法否定！

我忽然想起了“瑶琳仙境”。那当然不是真的“仙境”，是浙江省桐庐境内的一个石灰岩洞。岩洞规模宏大，气象万千，天底下有的那儿似乎都有，天底下没有的那儿似乎也有。那些丰富的石景、奇特的形态，都是由一坨坨的石灰岩中的碳酸钙沉积凝聚而成的，它们让观赏者去尽意地附会，竭力地猜测。于是，或狮，或虎；或树，或竹；或柱，或幔；或神，或怪……一个角度就是一种形态，一个“厅堂”，就有几个各不相同的主题。对生活中的人，也要这样，需要你细心地观察，更需要你丰富的想象力！

不。对待生活毕竟不是欣赏自然界的奇观。还是像黄从武说的那样，Keep one's distance 吧！

时髦，然而害怕！我不能多待了，不然我会把一切美好的印象、神圣的冲动彻底粉碎，把各种恶的世态和念头都唤起来，而不是什么“保持距离”或“保持疏远”！

我赶紧挤出这个不是会场的会场，赶紧往家里走，（不回家，又到哪里去呢？）我也不想去办公室把拎包和阳伞带走。

“阿然，阿然！……”阿桑在背后喊我。

我装作听不见。我只要一回头，就会同她吵起来的。我怕产生那种场面，真的。我此刻唯一的需要，就是安静，就是冷静。

奸刁都是藏在微笑之中的，我真 正懂得爷爷的忧虑了

安静，在家里也是一个零。

进了楼门，我突然被人拦住了。是底楼的邹家阿姨。她从公用的灶披间里跨出来，要我进去帮帮忙。这是位嘴快心热的老妇，早晨上菜场，整个门牌号码里面她数第一。为了水电费，同左右邻居几乎都吵过。但看到紧俏的瓜菜鱼肉，总要多买几斤回来让给左邻右舍。碰到复杂的、一时难以算清的斤两和价格，她绝不相信接受她相让的那些邻居的计算，总要拉住我。我的计算对她便是金科玉律。今天也是如此。我却涌起一阵厌恶。她并不一定相信我，只因为我同正在瓜分的这一大篮梭子蟹毫无利害关系！我胡乱地肯定了灶披间其他几个人的计算，便匆匆地奔进家门，寻找我的安静天地。

家，这就是我的家。三十三岁女性的家，原不该是这样的。应该由一个男子汉粗犷的躯体，结实的胸脯，再加上一个浑身冒着稚气的大胖儿子构成的，欢歌会有和声，伤心却有依傍。可是我没有。平平淡淡的三间房子，一切陈设都已过时，仿佛都在叙述它的主人曾经从富有的境遇摔下来：破过产。也仿佛在表明一个以母爱为核心的家庭的过时，表明我在追求自己家庭的努力上的挫折。

我的眼泪涌出来了。有家，却没有心灵的栖所。没有谁可以听我倾诉，只有一个给我可以尽情流泪的房间。要是妈妈在，那也是好的。可怜的妈妈，生育了一大群女儿，七个，总希望有一个男孩。可惜，她如此坚强的意志，却配上了一个孱弱不堪的躯体。她在为获得一个男孩的奋斗中，彻底损坏了健康，过早地去世了。姐妹七个，分享到母爱本来就并不多，她终于把这缕爱也带走了。爸爸很快续了弦，而且很快有了弟弟。我排行第四，都说七姐妹中，我长得最漂亮，是爸妈偏心，把他们的优点都给了我。都给了我怎样呢？他们对于儿女，并不按照外貌的美丑来赐予慈爱的。有时候，倒反而会招来姐妹们的妒嫉和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孤傲也就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泪，也只能独自关起

门来挥洒！

然而不成。爷爷就站在房子当中。他佝偻着背，慢慢地移动着步子。他正在寻找一个对象，传授他的处世之道，排遣正闯到他心里来的忧虑。他刚送走一位客人，方台子上还摆着客人的礼物：一盒冠生园蛋糕，一篓红蕉苹果。他颤巍巍指着说：

“刚才谁来了？又是我不认识的。桌上留着条子。说是来看你爸爸的……你算一算，这两样东西值多少钱，过几天叫你爸爸买同样分量的礼品还给他。这两份呢，你拿去送给老方吧，赶紧去还掉他那份人情债……久涉江湖，才知深浅呐！”

奸刁都是藏在微笑之中的。我真正懂得爷爷的忧虑了。爷爷常常这样告诫我们儿孙：人家送你礼物，你一定要赶快还礼，要不，他有求于你，你就难以推却，使你勉强做你不愿做的事；可是你送了人家的礼，最好不要人家还礼，这样你就做了人情上的债主，急时好求人……他开过布匹店，破了产，他在家庭中的权威，也跟着破了产。但他碰到这种人与人的交往，总管不住地要发一通诸如此类的议论。我又想起了“瑶琳仙境”。从石灰岩上带来的碳酸钙沉积一百年，才长一公分。二亿七千万年的漫长经历，才使“仙境”出现了那么多难以捉摸的形象。爷爷也似是一块碳酸钙的沉积物！

“管我什么事！”我对待他的口气，使自己也感到震惊。

爷爷的神态，无异于遇到了一颗突然爆发的炸弹。对于年轻人的呼么喝六，这些年来，他早已习惯了，但也不能不为我的声气吃惊。他张着干瘪的嘴，足足过了一分钟，才吐出这样一句询问：

“你……怎么啦？”

爷爷的宽宏，倒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和粗暴。看看台子上那盒蛋糕吧，装潢是这般考究，塑料盒子——新产品，桃红色的，可以一眼看清蛋糕上精致的奶油花饰。这都是炫耀人的虚饰。爸爸仅仅在“牛棚”和一位如今掌管着相当权力的主任共过患难，今天的朋友、礼品才多起来。正因为爷爷是个饱经世故的人，瞪视着这种飞来的厚礼，才怀着这般沉重的忧虑；他因为破过产，才深知用“江湖”这个词语作为社会的代称，是多么的奥妙。他最懂得这个“江湖”的深浅！

泪水从我心上涌起，辛酸而又愧疚。我扑进房里去，倒仆在三用沙发上抽泣了。阿桑，章玉梅，黄从武，邹家阿姨和围着她菜篮子的一群家庭妇女，爷爷……生活就是这样像一团团五颜六色的色彩，硬是调和在一起，它们互相依傍、互相渗透，但又似乎互不相容；我对他们都理解，但又那样的难以捉摸！

爷爷在外间唠叨：

“……在旧社会，你早当几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还要小孩子脾气！又碰到什么不称心的事了吧？唉唉，有什么事情想不穿？！你看见过大湖或者大海吗？你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岛！那其实都是一座座山，没变成湖海以前都是一座座山峰高岭。水来了，低的淹没了，高的依然露在上头。人生也是这么回事。你没有本事，只好乖乖儿地让水淹没，让人去唾口水，避着走，听凭人家咒骂你：‘你讨厌的暗礁，最难对付！’你有本事，就成个美丽的小岛，让人去观赏，听着人们夸你：‘这个世界有了你，才这般叫人留恋！’……别怪湖水无情，只怪自己没有长高的本事！……”

他的见解鄙俗而又无情。我常提醒自己，当心别受他的旧意识的影响。我总怀疑他是肉店的老板，拿着锋利的尖刀，把筋呀，肉呀，油脂呀，全部剔得光光的，然后把骨骼一根根地抛到我的眼前。

现在我却觉得，爷爷的话或许是对的。哭是没意义的，还不是自己流泪，自己拭去泪痕！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里，就留着爷爷思谋着如何吞并别人，也戒备着被人“吃掉”的痕迹，残留着爸爸疑惧的气氛。我懂事起，爸爸总是恐惧地在提防什么，常关紧门窗，一遍遍向目光呆滞的爷爷询问以往的一些事情，什么资金、职工、倒闭，生怕爷爷当年开办的那只布匹店，会变成几颗定时炸弹，毁掉他今天的一切，把儿孙推进耻辱与苦难的深渊。不久，他因家庭出身，“隐瞒”了什么，关进“牛棚”前，又在这里整天疑惧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被人抓住辫子，当众揭发。我们姐妹，就是在父亲、爷爷这种恐惧的提防中，各自长大，各自成熟的。如今，写字台上堆着书籍纸张，搁着颜料板，墙上随随便便地张挂着油画、水彩画、国画和素描。这儿有少女的洁净，也有美术教师的散漫和慵倦。我临摹的蒙娜丽莎，向我露着微笑，同爷爷的话语是如此不协调；镜框里那位无名少女，抱着吉他，双眼向我投来了同情和怜悯。

使我震动的倒是那幅《屏》——我的油画习作，它依旧被搁在皮箱上面，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；孔雀羽毛上的绿已成了淡蓝，它依旧面对着一片空白，在欣赏着底色下面亚麻布的经纬。它的尾尻部分那个小伙子，却依然那样自如地望着我，尽管他也蒙在厚厚的一层灰尘里。

我想起他，总有一种圣洁感，犹如虔诚的教徒，想到了上帝，尽管我同他只有交臂而过那样的短暂接触。

我注意到他，是人们把我推到一个舆论漩涡中的时日。按理说，我初中毕业，考入了中等师范美术班，离开了那个家，是可以同孤独告别了。无奈，这环境依然给了我不幸。同学们指摘我的衣饰太招摇，说我行为太孤傲。我无所适从了，没想到，人们给我的生活天地，比家里还要狭小！

那是仲春。一个星期天，初中里几位同学约我去人民公园聚会。假山亭榭边，我突然发现了小翠。在美术班里，她对我的装束表现得最富于义愤了，仿佛整个社会风尚，都毁在我的马尾巴发式和大方格子的短裙面前了。岂料今天她的衣饰比我还时髦！她正和一群小伙子在拍照，忸怩作态，岂止是“招摇”！我不信我的眼睛，真的，我不相信自己视力达一点五的眼睛！我怕撞见她，有甚于她怕撞见我。我逃也似的离开了。回到家里心还静不下来。二姐见我神魂不定，问我，我告诉她了，包括她们对我制造的飞短流长。坐在旧沙发上打盹的爷爷，张开眼，把我喊过去。我看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五分镍币，抛在茶几上。镍币打了一阵转，停下来时，我听到了这样的语句：

“你看见了吗？要是正背两面没有分别，它就不能成为天底下最讨人喜欢的东西了。懂吗？”

我素来对他并不亲热，也不厌恶。这一刻，我动心了。我忘记了这是十足破产布店老板的语言。

我要抗议。抗议这种最讨人欢喜的浮俗世态！

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里写过这样的话：“奥波理奈尔咏孔雀，说他翘起尾巴，光辉灿烂，但后面屁股眼也露出来了。”是的，孔雀开屏的时候，总是拿它自认为最艳丽的一面向人炫耀的，可惜它掩盖不住身上最羞人的那一部分。甘于站在那一面的人，应该是最真实，最自如

的。我要安于被人视为最难见人的这一隅，以显其真。宁愿不讨人欢喜，也要做一枚两面同样花纹的钱币。

创作这幅油画的冲动就这么萌生了。管我的技巧熟练不熟练呢，我要画出来，就让她们去指责我的孤傲吧，让她们凭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它吧。我总算找到抗争的方式了，我总算可以借此排遣把我折磨得够苦的孤独感了。知音既然这样难以寻求，就先画一个替代吧。镜子中最易找到自我。尾尻部分最适合于我。

就是他，突然教我让了位，以致至今引以为快。

在那次会议之前，我和他素不相识，不同年级，连他的姓名、性别也一无所知。会议以后的接触，也是极其平淡和短暂的。

那是校内学雷锋标兵的表彰大会。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都能想象当时会场上那种热烈隆重的情景，千篇一律的程序。领导讲话，形势，事迹，数字，表彰的名单等等一大串。然后被表彰者发言，他们说的都是当时最豪壮的语句，使用的都是前无古人的词汇，作出的又是当时最能引起年轻人共鸣的神态，采取的是领导上最赞赏的行动。一切都是理想的，使自己一辈子引以为荣的。自私与献身，高尚与卑劣，典雅与庸俗，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更能区分。尽管有些人知道自己还在念小学的妹妹，被这种气氛驱使着，把爸爸给她买早点的钱，也佯作拾到的交给了老师，然而仍然控制不住热血的汹涌。被表彰同学的代表发言，突然被打断了。主持会议的校长，插上来宣读一份刚送到的信件，表彰信。教育局送来的。“……他们灾区收到五十元没有具名的汇款。经查核，是你校三年级普通班王崇儒同学所寄，请予表彰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学校太大了。但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，不管熟悉不熟悉，都想马上见到他。可是会场上不见这个王崇儒。想不到，他趁大家开会的时候，躲在宿舍里看《十日谈》！找到时，他正用补了几处的袖管，擦拭满面泪水。表彰的资格，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，反而惹了不少讥议，甚至危及他享受甲级人民助学金的资格。然而他依然是他。照样一个钱掰成两半花，省下的寄灾区，照样热衷于田径运动……这都是事后同学们告诉我的。汇款，逃会，《十日谈》，眼泪……我恍惚发现了另一个我！犹如在杂色中突然闪出一缕使我心灵和鸣的

柔色。同学，父亲，邻里，只知道我孤傲怪僻，却不知道我是如此渴望着知音和友谊。可惜他是男的，一举足便会触及一个微妙的界限，不然我会主动去找他，成为知交。我只能远远地注视他，绕着弯儿从侧面了解他。他很像夕阳西下时刻的晚霞，难以说准他的色彩；又如三棱镜后的形象，一个角度又是一种说法。有人说这是个胸无城府，几乎有点不通人情的角色。人家带了女朋友来，洋洋得意，自以为绝代佳人也莫过于此了。他却会突然指出人人都看见，但个个都不愿说出来的缺陷，如姑娘的嘴唇太厚等等，叫当事人大为扫兴。也有人说他极高傲。教导主任生了点小病休息在家，不少同学悄悄儿带着食品上门去探望，独有他不去。自修课上，班级里做什么的都有，聊天，写信，看小说，忽然有人报告，班主任正在走廊上往这里来，同学们突然安静了，装出极专心做功课的神态，只有他，依然专注地看着《匹克威克外传》……

我从关于他的这些传闻中，发现了我自己！我决定让他当我这幅油画的模特儿。让他的形象活跃在尾尻部分，是最合适的了。

无奈，他作模特儿的时间已经没有了。他毕业了，要远离我们去边疆了。据说，这个决定也打上了他性格的印记。他们普通班需要一名支边教师。这对负责分配工作的人来说，是个难题。但是，“我去！”竟随着他吐出的这个极其明快的词语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

欢送会接踵而至。我当时比他低一级，我破例地要求参加了。我抢着坐到离他最近的地方，迅速地做着素描。为了弥补匆忙中的不足，在他离校的前夕，尽管平素我们从没有交谈过，陌生得很，但我仍然请他到我们教室里，协助我把他的形象搬上油画。两个小时中，我很希望他注视我，记住我，问清我的姓名。可是他竟不多看一眼。一声不吭地等我画好以后，看了看我画好的画，说：

“噢，这是我么？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画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评价的好坏已不是主要的。我很想向他阐述我的意图，以求建立联系。不料，他丢下这三个疑问号，就飘然走了。出门时只回头向我笑了笑。我完全怔了。真的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感觉到最纯真无邪的笑，是最无所谓、自如到极点的笑。为了捕捉这一缕笑，我在画架前竟费了半年的努力，甚至想寻找到他那里去……

他在哪儿呢？他如今会追悔当时的单纯无知吗？他还会这样向人

微笑吗？也会默念着这个英语成语 keep one's distance 吗？

谁知道呢！

蹲在颜料箱上的白绒狗，睁着淡棕色的眸子正等着我的爱抚。我轻轻搬开它，把这幅未完成的画端下来，拂去灰尘，搁到油画架上。自从它失而复得，回到我身边两年中，我第一次产生继续画它的冲动。尾尻部分的他，似乎太理想化了一些。理想化就让它理想化吧，好在孔雀前面这个形象的模特儿，似乎比以往有了眉目。我曾经为寻找它耗费过心血。应该说，这个形象是虚伪与丑恶的化身。要在生活中寻找这一类人，粗看并不难，可要确定一个，倾注进感情，搬上画面，在以往的十多年中却使我几经踌躇——

我想到过小翠。不成。她倒能把华丽的衣饰穿戴起来，进了人民公园。有些人，不是心里羡慕得晚上作梦，但穿起到陌生人中间露一露的勇气都没有么？“万一被熟人看见了……”她们保险系数已高到“万一”。小翠就不怕这个“万一”，说明她不过屈从于舆论的压力罢了。应该给这种人以怜悯和同情，少一点指责和嘲弄吧。

我曾经想到过老马——一个当时戴着什么“帽子”的“分子”。那是在我们眼皮底下默不作声地倒痰盂，扫厕所，必要时，就像鱼味馆里从水池里抓一条出来活杀，“当当反面教员”的角色。可惜他离我的主题太遥远，就同他的“罪恶”离我十万八千里一样，感情是无法倾注到画面上去的。

我甚至想到过爷爷。我怨恨过他，可要把他那张老于世故的尊容搬上亚麻布，既通不过我的感情，也通不过我的理智。理由同对待老马一样。

我想到过……

我想到过很多，但都一一否定了。唯有这一次，在我感情中，它好像离我并不遥远。事情虽不大，却教我想起许多浮俗世态，许多人。

我打开灯，让灯光帮我细细审视一番，以确定我的抉择。我突然听到了外间的说话声。

是她！我怎么也料不到阿桑会在这一刻登门。我能在千百种声音里捕捉到她的声调，那总是带着抒情意味的声调。